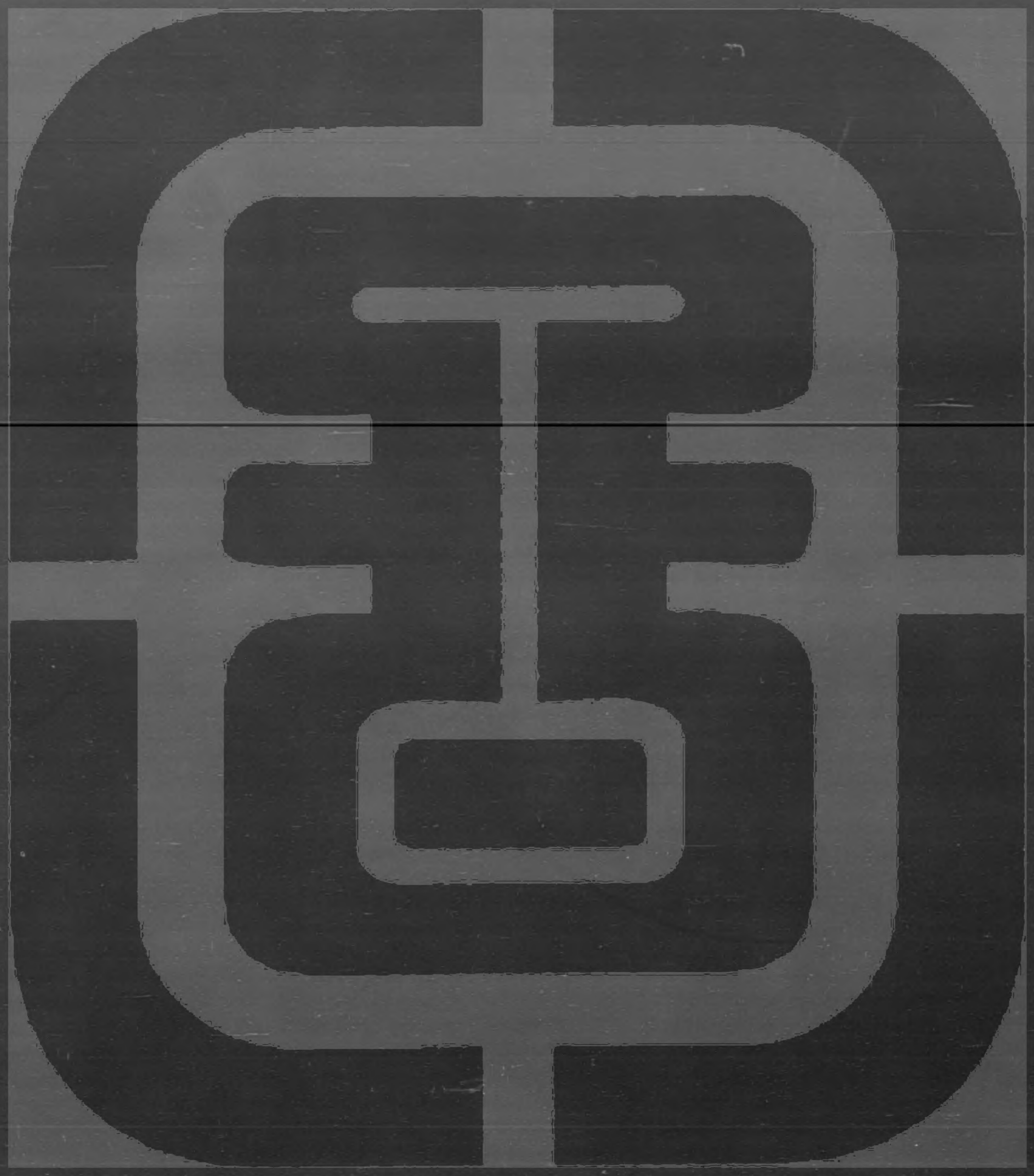


3



讀史漫錄卷之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東漢

高祖規模闊大苞絡無遺光武矩度精嚴錙銖
不爽其大段不同如光武好經術而高祖不
好光武習吏事而高祖不習光武善將兵而高
祖不善光武能保全功臣而高祖不能保光武

能絕嗜慾而高祖不能免以此言之光武優矣
然石季龍遇高祖甘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即欲
並驅中原此何說也英雄知人必自有見總之
高祖氣魄大光武察察在其包羅中耳至於任
賢使能蠲苛除暴其得天下之心一也扼吭拊
背據要握樞其得天下之勢一也兩京迭建肇
祀二百各有所矣

世以光武似高祖綜之全不相似先主儻緩木
強却似高祖但才不及遠耳

武帝守成之主也然其氣局寬大不事局促有
開創之規光武創業之主也然其勤政任賢謹
守法度有守成之矩武帝煞似高祖光武煞似
宣帝

項王之臣不忠高祖斬之彭寵之奴不義世祖
侯之何其不同也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故斬
丁以示義光武當招降納叛之時故侯奴以贖
敵其機一也雖然不義而侯何以示勸賜以不
死可矣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主於隆中皆以立談數語決天下大計其後成敗大小皆如所策分毫不爽蓋其胸中成畫已久出身許國舉而措之耳豪傑用世徃徃如此

帝王有真非虛語也王郎使其臣請降盛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南唐遣徐鉉入見辯說百端太祖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二主數語氣蓋一世令蘇張復生結舌無語况直杜威徐鉉之哉

予觀更始盆子之事而嘆漢之德遠也夫以雄黠大盜擁百萬之師自足建名竊號橫行四海乃至交臂屈膝求一牧豎而事之惟恐不及直以謳吟思漢借其寵靈耳當此時非二牧豎子則百萬之師不可得聚惜群盜聚居無終日之計徒為真主毆除耳

王霸報冰合事世咸危之以為兵至而河不凍

是蹶之死也不知霸所用者乃兵法耳方霸走報時軍本河尚遠一聞無冰則四解而散是不戰而敗也兵至而河不凍又無可走則人自為戰反而死敵是不謀而勝也蓋淮陰背水法耳然則冰合者何也王者不死有天數烏霸不知也

光武成功河北皆漁陽上谷二郡之力也及天下已定二郡所遣校將如吳漢王梁耿弇皆至三公上將而彭寵耿况曾無一尺之組以酬其功此寵所以反也况不反者弇乃其子耳以光武之英畧明達而不能御一彭寵宜別有說邪直計失邪

東漢趙王良入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司隸鮑永即劾良無藩臣禮良親光武叔父叱一郎將旋車未為甚過而永即劾之可見漢法於諸侯亦甚嚴也

吳漢平蜀放兵大掠光武以書譴之有曰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此真不忍人

之心推此心也二帝三王何以遠過甚矣光武之仁也

任延對光武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深服其言愚以為此延阿世之語也光武明察御下方以制御為權而延語適合之耳夫和者未必不忠而不和者未必忠顧其公私何如不忠者和與不和其機一也其和也以權利相比唱附和以蒙主之聰和亦不忠也其不和也爭權怙寵相擠相傾以盜主之柄不和亦不忠也忠臣則不然其和非雷同心無所競耳其不和非忿戾志有所持耳此同名而異情不可不察也嗟夫光武以湯武之仁而延挾商韓之餘瀝以澆之何其細哉

漢自武帝以後以左右曹諸吏分掌尚書奏事而以宿衛大臣一人領之如張安世以車騎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謂之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其後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準

聽於冢宰之義謂之錄尚書事其後南朝因
之謂之錄公蓋其職居中以筮事在三公之上
若今之內閣云

先世之政有可更改者有不可更改者漢明帝
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至章帝即位校書郎
楊終上書請罷其後其時公卿大臣皆以為孝
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可回易終復爭之
以為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
已毀之不如毋居而已以其母妨害於民也襄

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合
則有害於民也漢人引經多迂僻惟終援春秋
極當可為萬世權衡總之事而有害於義則損
之益之與時宜之所謂善繼人之志也事而無
害於義則有其舉之莫或廢之所謂不改父之
政嘉靖末年 世廟深居西內多所營建至
穆考即位一舉而塗之至今故宮間館半為蓬
蒿過者嘆息亦不聞泉臺之義者矣

西漢諸陵皆有陵邑三選七遷備極華富亦一

時之盛也至光武明帝陵制儉卑不復起邑及
章帝時欲復之東平憲王書諫以違先帝聖心
虛費國用章帝遂止自此東京陵制比西京大
省矣

明真皇后不封外戚疊疊為言可為永戒其曰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
傷觀此數語不但明於人事抑可謂深知天道
者矣世之士人君子顧有知進而不知退者豈
未聞是語邪

第五倫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
厚可見俗吏苛刻非必能峭直也夫正直忠厚
本一機括不忠厚者必不正直阿世求悅以捷
取効其苛刻亦未必天性乃欲以是為名耳
漢時法度猶有三代遺意如云民有產子復勿
算三歲至章帝又下詔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
人三斛即此一端三代盛時何以加此後世產
子三歲且藉而登諸版矣安得有此意耶章帝
四巡郡國敕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

車可以引避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此詔令
之言中間未必盡如所諭要之煩費省矣即此
二事後世皆不可及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下
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凡百五十篇奏
之章帝以衆論不一罷而不行至今褒所論著
不傳於世殊為可惜如令得其全文以為三禮
別傳成一王之法較諸叔孫所制必有不同柰
其湮滅何也

夫春生秋殺一慘一舒天地之氣也人不能違
天惟所運耳文帝之寬仁而景帝以刻削承之
明帝之苛切而章帝以寬大繼之此天地之氣
非人所能違也

漢史記衛霍出塞之功焜耀簡冊後漢竇憲出
塞三千餘里降至二十萬人可與衛霍相當矣
然衛霍當匈奴強盛度漠出師虜勢遂衰至於
百年不振即一時窮黷之費有傷根本而漢之
國勢由此日強其功誠為不少至於和帝之初

言身錄卷之四
匈奴分而為二南單于居塞下為中國所卵翼
北單于迫於鮮卑舉國來降所餘無幾南單于
欲倚中國之威破而有之漢可毋出兵也直以
憲刺殺宗室求擊匈奴以贖罪故遣之耳今觀
燕然之捷與天山瀚海難易大小何啻拔山折
枝而班生獻諛為之勒石徒可咲也

東漢風俗和平即所行有不順理其後亦無大
患如光武廢東海王疆而立明帝章帝廢清河
王慶而立和帝此人倫之變未有能善終者然

考二正以廢黜之故小心恭謹畏事守法以保
其寵祿二帝敦親親之誼撫綏禮遇無所不周
竟不聞有少形迹此皆難能也以唐世較之何
其遠邪此何故和德勝而戾迹消也

班定遠居絕域三十餘年舉五十餘國請吏闕
下重譯貢獻連四萬里此絕代之勲也白首東
歸才拜一射聲校尉漢真少恩哉唐韋南康坐
鎮西蜀苞舉六詔雖不及定遠亦一代首功然
爵至異王富貴隆赫視漢之報定遠不啻十百

夫功無難易遭時則顯談何容易

漢自中興以後以尚書為政本然尚書令秩裁千石和帝時黃香以尚書令出為江夏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乃復晉為尚書令增秩至二千石當時樞機之地官秩止以如此至江左以來尚書令遂為元宰唐時以太宗嘗為此官遂不敢復設矣

班超在西域使窮西海至安息西界臨大海欲渡船人以為入者皆齎三歲糧乃可得渡東遂返止此其去中國不知幾萬里張騫所窮河源未至西海當尚遠也

前漢王氏同日五侯天為示異及東京外戚無一家不侯者以馬鄧之賢兄弟三四人皆同日封侯漢惟關國功臣侯者有萬戶以上而鄧氏四侯各食萬戶不已侈乎然史不甚非之徒以其恭慎好禮能保爵祿且出於習聞不為創也

東漢以尚書為樞機之地政事所出三公取備員而已及至天地大變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

言身漢錄 卷之四
免而不及臺閣此大舛也安帝時仲長統嘗言
及之以為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
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可謂切矣

東京賢后以馬鄧並稱今觀其事鄧不及馬遠
矣馬以仁慈勝鄧以明察勝外家亦畧相當而
鄧氏之權重於馬氏至於鄧后臨朝舍和帝長
子而立殤帝殤既不終又立清河王之子為安
帝始也舍長而立少繼也舍子而立姪亂國本
矣鄧隲等徒貪其少決筴禁中公卿不得與聞

此何等事而與一外戚共之非其賢聲著聞當
不在吕后下矣方鄧后臨朝時杜根上書勸太
后還政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根
得蘇亡去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及太后崩乃召
拜侍御史即此一事和熹母德不已損乎

衛青大敗匈奴而歸武帝使使即軍中拜為大
將鄧隲出屯漢陽為羗所敗而還安帝亦使使
迎拜大將勝敗殊轍而恩數一軌怙寵恃權恬
不愧畏漢政之不綱始於此矣

漢自武帝時設武功爵二十等其極為大良造
皆空名也安帝時連年饑饉國用不足三公乃
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以
下鬻爵之法至是大壞至於桓靈之代三公皆
可鬻矣

漢法有三代遺風如歲盡衛卒交代上臨享罷
遣之百官陪位謁者持節引入侍御史持節慰
勞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饗賜作樂觀以
角觝樂闕罷遣其撫卹軍士周悉如此即米薇

杖杜之雅何以加焉如天子賜邊臣書云將軍
暴露良苦至唐時猶然如敕宴將士云各宜坐
食相與盡歡如敕蕃落邊將云夏初漸熱卿及
將士並平安好遣如冬初漸冷卿及衙官百
姓以下並平安好遣爾時上下情意藹然一體
如此自勝國君臣禮絕此意不復見矣欲培植
國家元氣須體此等良法稍存其意可也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
時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

乃聽大臣行喪已而尚書令祿諷請斷之尚書
陳忠上書切諫上不能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
行三年喪漢家一代風俗淳美有三代之風獨
此背經害禮而齊魯諸儒講曲臺之義者不聞
釐正待愷乃言之何也

袁楊二家數世三公光照史冊其始袁敞楊震
皆為一時名臣敞以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震以
譏切王聖樊豐皆策免自殺良足悲也楊氏之
後世守清白不忝舊德而袁氏至四世之後本
初公路專制不臣隕其先烈以此第其閭閻相
懸甚矣

古人事往往有不平者千世之下令人憤激如
任尚代班超護西域其才不及固矣然尚自竇
憲伐匈奴即在軍中出入行間已數十年平定
諸羗安集隴右功不在段會宗耿恭之下亦一
時才臣也尚為護羗校尉與鄧遵同事遵刺殺
羗豪狼莫封為列侯尚亦刺羗豪零且不得益
位與遵爭功至於誅死於法何如遵蓋太后從

弟也侯一誅一令奉公死官之士何以談功名
悲夫

兩漢三公皆以策罷惟韋賢以老求去劉愷請
致仕以千石祿養之東漢宰相不侯故給以祿
寥寥數百年完名全節不過一二士之沒溺於
聲利所從來久矣賢固經儒師傅不失家法愷
在位無大建明其始以讓國見舉廉靖一節始
終不替蓋亦一代之賢也

漢儒通經據古議禮如訟然有政體大謬不聞
持議者如安帝為和帝後不得父清河王禮也
太后既崩清河孝王及生母左氏皆追尊為帝
后而王后耿姬乃其嫡母見在京邸上號為甘
陵大貴人此何法也西京王國皆有太后安帝
入繼清河之祀當有嗣王何不以清河太后號
之而倒置若此於禮安取乎後唐莊宗嗣位以
嫡母劉夫人為太妃生母曹夫人為太后太妃
往朝太后太后愧荷不安彼固夷風不足深恠
漢亦有此博士議郎安所考也

鄧后臨朝十餘年以恭儉率先羣下值羗胡梗
化水旱為災憂勤度政復致昇平其功甚大至
於敕勵外家以退讓謹守保族全家之計亦非
不至徒以貪據大權不能自舍使王聖李閔之
徒乘隙因形造托扇搆山陵未畢一門七人相
繼竄死道路之人皆為流涕可不哀邪以此觀
之權者造物所忌即以恭慎守之猶或不免悞
肆柰何母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乎君
自古嬖倖之寵守成中主所不能免然大悖禮

無道者哀帝之寵重賢安帝之寵王聖也賢以
二十餘位至三公向方器物充牣其第至欲法
堯禪舜聖女伯榮持節往來甘陵諸侯至二千
石拜其車下名器倒置至於如此國家之興替
亦可知矣何况一二嬖倖得保其首領耶

夫崇獎恬退自是國家盛節然飾詐釣名之徒
亦有不可不察者如南陽樊英高臥壺陽名著
海內不應辟召不受策書至順帝即位以玄纁
備禮迎之再三稱疾疆起入見不肯屈禮乃設

壇場具禮延問得失拜光祿大夫而歸談者從此失望不知英何所韞藉而虛為此狀時譏其進退無據良有以也英對順帝奏云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亦不肯况可得而貴乎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云云凡數十語類戰國策士押闔俛仰之態殊非聖世逸民之指以此推其所韞鄙詐淺中必無過人者順帝此舉以為燕王之馬骨邪以為葉公孟龍邪太公之誅華士有以也夫

左雄論選舉失實守宰數遷蓋深識治體者惟限年四十乃得應選而以聞一知十詰徐淑則迂滯之甚者四十強仕古人以為大都如此非必為之限也聞一知十不過擬議相較之辭顏子豈嘗聞一而以十對柰何以責淑邪淑不究其所以無以應而公亦鄙生也

東漢中官之權起於鄭眾孫程眾以謀誅竇憲位至公卿程等十九人以西鍾擁立同日封侯於報施未甚過也且眾與程皆謹慎小心非敢

壞國事者乃專權竊柄之徒以之為比至於不可禁遏故十常侍之亂衆與程肇之也惟婦與寺無非無儀使其有功非國家之福也

梁商少通經術以貴戚柄政所辟召皆一時賢士李固周舉皆出其門順帝欲官其少子不疑商上書力辭以晏平仲公儀休為比可謂知止足之分者然其子冀橫肆汰侈卒亡其宗天道惡盈以商之賢不能比後樂氏所謂賴桓之功未足徵也富貴之際難矣哉

西都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千石以下東遣八使巡行刺史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權任之重如此

東京自和帝以後皆母后臨朝擁立少主國統數絕帝祚不永中興之業稍以陵夷和帝則竇太后殤帝安帝則鄧太后址卿則閻太后冲帝質帝則梁太后此數主者長不過十餘少或一二歲久者壽不過三十少或踰年岌岌殆矣其故始於母后在御外戚柄國貪昏利少舍本求

言身錄卷之四
支以及於此綿綿若存載祀二百視西京法紀
百不及一耳

桓帝以藩侯入繼梁后以女主臨朝內則唐衡
左棺在上左右外則梁冀兄弟專政擅權當此
之時為胡廣趙戒則生為李固杜喬則死正國
家一阨會也然固當梁冀鴆弑之時不能考証
左右明正國法以身殉主而死於一獄吏之手
不亦左乎馬融儒者也乃為冀作奏誣陷李固
至令吳祐面數其罪聲勢之移人一至是矣

自西漢以來外戚侈霍至梁冀而止其得禍亦
最深為可明鑿冀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版以象二嶠多拓林苑周徧近縣經亘數十里
後世人主之富不能及也冀與妻壽對街為宅
互相夸競尤大不道至於霍之子都梁之秦宮
二奴事迹又絕相類高明之家不止鬼瞰其室
也

自古宦官貴戚富溢一時非必盡出祿賜皆有
盜竊之法如朝廷有所營作有所貿易即以其

私財養徒推酷取利上下相蒙莫能釐革古之所謂盜臣也桓帝時皇子有疾下郡邑市珎藥梁冀即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京兆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即殺其客冀慙而不得言以此事觀延篤真勁特士也從古以來貂璫戚畹以此射利者甚多不可不知也桓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下會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之功德宜比周公黃瓊請令

合食四縣比鄧禹於是朝廷參用之禮儀比蕭何食邑比鄧禹賞賜比霍光冀猶不甚滿意以不得與周公伍也嗟夫三公漢世元勳首代人傑冀也有何勲德燕而有之猶不滿意甚矣桓帝之昏公卿之諂也他不足惜瓊為一時名士當其應聘入都天下想望風采以為伊呂復生及其出入二府屢秉國鈞值外戚中官之擅亂而不能糾正視杜喬李固之寃死而不能申援方且持容容之計與胡廣趙戒為伍不亦羞逸

民真隱之士邪方議冀禮時瓊果不畏疆禦何
不正言其失而依違遷就以鄧禹裁之以冀就
禹謂之裁邪上無白日遠無青史設骨紛紛何
時斷絕悲夫

漢時三公策免即為九卿及三公有闕又必望
推擇再拜唐宋以來宰相罷免或出為節度知
州及朝廷欲用之又自節鎮召入其貴賤之分
無一成而不可移者及今則不然矣

國之將亡也如人元氣已衰形神不固百病交
作莫知救療攻之於陽則病發於陰攻之於表
則病發於裏何者其本病也桓帝憤梁冀之橫
而與宦官圖之冀誅而權歸於內矣何進憤宦
官之亂而召外兵誅之內靖而權歸於外矣搃
之乾綱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則此不左則右國
事至此何可為者觀治亂之原不可不深求其
本也

古人有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然至官民
俱空公私兩竭則財亦必有所歸如漢誅梁冀

言史漢錄 卷之四
賣其貲財三十萬萬以充物王府減天下租稅
之半當時上下匱竭徵求無藝豈知有三十萬
萬之藏在於貴戚近日抄沒嚴相至二百萬馮
瑒亦不下此皆天下租稅之半此非盜臣乃聚
歛之臣也

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
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為清詔使出刺郡國得舉
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為清詔使按察
冀州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又常詔三府掾屬舉
謠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山其時或叅以士人
或雜以掾史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中後世以
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缺典也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桓帝以安車玄纁徵之
皆不肯至五人者徐孺姜肱袁閔常著李曇也
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
以被蓋面竟不得見此鑿坯踰垣之節也於聖
賢大中之道亦甚遠矣然當時習風靡競趨榮
利有此流品亦足矯俗所謂賢智者之過未可

厚非也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為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宄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揚其惡以要爵賞此數言者曲盡小人情狀百世以來歷歷可驗而權寵之人不能早見徃徃覩其親依謂為可托不知此等小人惟利是視向背趨舍在轉盼之間可為寒心夫惟中立不

阿之士平時未肯親附即有不虞亦不至相背然亦何可多得邪

皇甫規平定諸羌降者以數十萬而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宦官遂共誣譖以為規貨賂羣羌令其入降規上書自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官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將有何罪此辯極是彼時獨中官求賄不得以此構陷不出廷議至後世文

吏法家以繩墨論功往往有此令瓌瑋立功之士
搖手觸禁即欲設竒建畫動干吏議欲以操
縱鞬鈴制敵人之命不亦難哉

東漢末代匈奴衰弱自分為二北匈奴自竄西
域不通中國南匈奴猶與烏桓鮮卑結連入寇
及遣張奐臨邊匈奴烏桓相率降附凡二十萬
口而鮮卑出塞竟不肯降分其地為三部東連
夫餘濊貊西屬燉煌與烏孫接而盡有匈奴故
地東晉之世鮮卑益盛遂至入據中葉其來有
漸矣

范滂對獄辭云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
不悟更以為黨此數語正黨人中禍根本也夫
士顧所處耳善善惡惡當其任則為之空言橫
議非聖賢汰也內而在位如李固杜喬外而守
土如成瑨劉瓚即挑貴強之釁蹈死亡之誅庸
得辭乎而滂等以一介之士無民社之責橫為
高議危言互相稱引至於駢首就戮毒流縉紳
斯亦過矣郭林宗申屠蟠何如人

漢末羗夷作亂叛服無常段熲張奐在事意見
不同熲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
去復動欲一煩師徒盡滅其種奐以為羗一氣
類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膏血污野傷
和致災詔書竟從熲議於是先平西羗後平東
羗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級獲馬牛四十二
萬費四十四億其功可謂盛矣雖然屠滅過多
傷和召災固所不免二君之議當以張奐為正
陳蕃竇武之及非不幸也其謀踈也方其請誅

中官太后固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
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朱禹亦曰中官放縱者
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此言皆是
也第毋論事理其勢亦不能太后女主無決斷
陳蕃老儒無算武何所恃而能盡誅如許人邪
事窮勢迫至乃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尚書
門攘臂大呼欲何為也真迂儒耳其後何進又
欲盡誅中官太后亦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
事何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

士人共對事乎進不能從亦及於敗二事接踵
漢以不國謀之不臧嗟何及矣

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主史稱其練達故事明
習朝章想其才必有可采至於流品之卑則上
下數百年罕其儔儼桓帝之初李固杜喬與廣
同為三公李杜死而廣不同靈帝之初陳蕃竇
武與廣同為三公陳竇死而廣無恙所謂白璧
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者也前有胡廣後有馮道
俯仰千古令人短氣

西京子雲東京伯皆

其名位人品亦

畧相似然邕之坎壈尤甚於雄其始上對災異

指斥嬖倖為中官飛章所中議處極刑賴常侍

呂強力為伸請得徙朔方時將作大匠陽球與

邕有隙使客追刺之客感其義反以情告及後

有詔赦還又為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

方受董卓之辟其艱危如此以其困窮流落之

中受知於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視雄之仕莽

相去遠矣

天下事雖甚難處者亦必有方畧顧人不思耳如漢末中官權勢雖盛然其盤據根抵尚不如近世之密竇武何進計不蚤定女主狐疑臨事無決反受其亂若計定而發得其肯綮未有不可為者如陽球之誅王甫特一獄吏事耳竇武何進第求一司隸如球者使之按其渠魁明正國典其餘束身請死可一赦而定也不知出此而欲盡其種類至以外兵除之天下豈有此理漢時司隸校尉假節奉使得以便宜誅戮其權

甚重武進發難時亦嘗更易司隸及河南尹洛陽令而不得其人又事不斷決故不克也古今事勢不同近代錦衣環衛即司隸之職反受制於中官若其門下即球安所施邪

天下之亂必有所因即如盜賊縱橫亦有內主黃巾之亂乃中官封諂等為之內應宦寺無知徒見甘言諂奉貨賄充盈即收為私人無所顧問及至勢成情露不能自返好利之為厲階有由來矣

自古昏庸之主未必盡驗愚無知皆由不斷耳
 如封諂徐奉事發靈帝詰責常侍曰汝曹常言
 黨人欲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
 角通郎中張鈞上言張角與兵作亂皆由十常
 侍父兄弟典據州郡貪利害民所致帝以其
 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跣乞自致詔獄乃詔冠
 履視事如故帝既知其情彼又伏其辜尚何所
 疑慮而忍不之誅知而不汰其加不知也
 袁氏自安以後家門雖盛名德無聞且依中官

宗
 大恐見種滅不吐一語然其後竟下
 如常與刑正言聲罪而死

公略皆一時之英才高請父在臣等
 英雄

出餘下而與之相角宜其
 止尚父

用蔡邕即曹操之用而
 卓不以為罪或難九錫之命而操即以

命非所遇不同時勢異也卓據未安之勢而

有已成之基也邕雖以卓誅而人猶有惜之
者豈雖為漢死而人猶有疑之者邕之臣節未
久而或之助逆有迹也

以特門生故吏之議極重東京三公本自無權
以以碑名之柄能收士心袁氏四世五公門生
故吏幾半天下二袁乘之可謂得士之機履歷千
里之地以授本初曰我袁氏以史也其重如此
也公門生之名猶存大抵已不如古至所謂故
吏朝北面而謁夕南面而臨互相上下視如

路人故背公歿黨之害雖除而感恩懷惠之日
亦鮮於國體則尊於士風則薄矣

董卓痴奴也積金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
守此足以自老果能雄據天下何有於郿塢事
若不成身無處所安得郿塢而據之卓徒一力
士之雄耳王允以一跡之任當關東百萬之師
可謂智於收卓者矣而以忽心乘之不善其後
以及於敗漢之厄運使然也

自古亡國之由固有所從然惡毒痛海內如秦

隋辛癸之政亦有仁柔衰弱不能自振以至於
亡者周赧漢獻至悲也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
帝出太倉穀以爲貧人作糜疑其糜賦不實令
於御前作糜試之此雖非王政大體然其區區
愛民之心有足取者而卒與履辛秦隋同爲亡
國生當阨運智無如何故曰履霜堅冰其所由
來者漸矣

讀史漫錄卷之四終

讀史漫錄卷之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三國

曹操千古英雄智畧蓋世其當事機之際能用
羣策如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輩每得失存亡之
機以片言救之如石投水故算無遺策而功流
當世試舉數條方操失兗州時徬徨三縣莫知

所止袁紹從河北招之非程昱一言則操入袁
穀中矣昱曰紹有并天下之心將軍以龍虎之
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兗州雖破尚有三城能戰
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昱等收而用
之伯王之業可成也操遂不入河北及陶謙已
死操欲先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勸以先定兗
州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
以制天下河濟天下要地今雖殘破猶易以自
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操遂分兵平布據

兗州為根本及車駕播越關河未有寧所袁紹
擁兵百萬不肯奉迎荀彧乃說操曰文公納襄
王而諸侯景從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有逆節其
何能為操遂迎車駕定都許昌官渡之戰操兵
少糧盡士卒疲乏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又以
為楚漢在滎陽之間莫肯先退先退則勢屈力
怠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勝必為所乘操遂堅壁
拒之而袁氏瓦解操之攻荊州袁譚求救操欲

先平劉表後取袁氏於是荀攸曰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令二子和睦以守其成則天下之難未已今兄弟構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圖之則天下定矣操遂回兵北指而冀州以平此數事者其得失成敗在呼吸之間而諸子揣微見遠中窺批卻操又能虚心聽納從諫如流宜其克濟大業芟畧群雄也

本初之有沮授田豐即孟德之荀彧郭嘉也當事機之會荀郭以片言悟操如石投水田沮極

言開紹如衲入鑿成豎之突固不至官渡烏巢而決矣何也方李傕郭汜之亂獻帝僑越河東未有寧所本初據百萬之衆坐制河東更能聽沮授之計西迎天子即官鄴都是王帝之業也而本初不從使操入荀彧之說以據許昌此固已夫天下之大計一矣紹之攻公孫瓚也操從郭嘉之計以其間東取呂布操之攻張繡也而紹不能用田豐之言徑取許昌此失天下之大計二矣紹平公孫瓚之後欲以疲兵擊操沮授

進諫以為宜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其隔或
王路然後進屯黎陽分遣精兵抄其邊鄙如以
可坐定也而紹不能從失天下大計三矣方操
之追劉備也田豐說紹曰操方與脩連兵未可
卒鮮公舉兵隨之可一舉而定也而紹以少子
有疾不肯戒行失天下大計四矣官渡之役沮
授說紹曰南幸於急難北則在緩師宜徐待又
曠以日月及其將戰也河內曰曹兵少而悉師
許下空弱若擊其無備則可以討曹操操

成禽矣而紹不能用此失天下大計五矣夫以
本初之才智固不及操至其地望威名甲兵土
地較之於操何啻什百而成敗相懸如此操能
屈羣策而紹不能聽至計也嗟夫謀之於存亡
亦要矣

呂布劔客之雄耳非大豪也其性決易所為無
常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動輒言誤
誤豈可數乎夫天下之事有一誤而不可復救
者何言數乎布之得兗州也不知守太山充父

之險以阨操兵而走據濮陽四戰之郊固已為
識者笑矣及操之圍下邳也陳宮欲使布出屯
於外而自將餘兵閉守於內腹背攻之布聽妻
言而止坐以待縛其暗惑無識一至於此安可
與圖天下事邪然使得為操用則夏侯許褚之
流遠出其下以操御之正自有餘何至如丁原
董卓而玄德不肯一言非忘布也乃忌操也先
主此等識見又操所不能參英雄亦有三昧
吾讀荀悅申鑒悲之是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

悅志存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是書獻之非不
有裨治道然可論於承平之世而獻諸危亡之
朝則迂矣何則非所急也方是時獻帝握空名
在御有如累卵何者為四患何者為五政而悅
亦為誰談矣詳悅之志既不能有所匡政以持
危主又不肯如攸彘輩失身私朝姑為是言以
抒其韞藉耳然而迂矣當此之時忠臣烈士誠
有為漢之心惟有采薇鑿坏不事亂賊即無所
補益不失為漢夷齊空談何益也

言史記卷之五
五
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而後人以伊呂擬之
何也論其功業則不及管樂較其人品則合於
伊呂故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也夫
管子以負海之國九合諸侯樂毅以區區之燕
一日而下全齊孔明安能及之至其出處大節
忠誠心術則伊呂以後不多見也然亦其勢使
然耳誠令據齊燕之勢乘累勝之業則伊呂之
功亦可望矣何但管樂乎嗟乎三代而下以伯
畧成王業者唐太宗是也以王佐成伯功者孔

明是也假使孔明屈節袁曹據樞握要以制四
方則繼漢而後不鼎足矣然而踟躕四顧不求
聞達依羈旅之主以成偏安之業徒為其名義
也此其人品心術伯仲伊呂不亦宜乎

夫成敗之機決於一言顧用者何如耳曹操之
伐荊州與由荊州而東下其衆之多寡不同也
劉琮據土以待之與孫權逆流而迎之其勢之
難易不同也琮不能用王威之策而聽蒯越之
謀故當操兵之未盛而降權能用周瑜之策而

不用張昭之說故當操勢之已成而勝以此觀之兵無常勢在所決策矣當此之時劉備敗亡之餘衆不滿萬而權以為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果因備之助大敗操師假使劉琮以全楚之勢委國於備則魏不東而吳不西矣雖然琮亦璋之流也備即勝曹琮烏能有哉

曹公鄴中下令自述生平志氣皆非虛語彼其舉孝廉為典軍時豈遂欲霸天下及其勢已成真不能自己者故曰欲孤委捐兵衆以還執

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俱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此皆其所矚至語吐露以示天下無所掩飾非大奸雄不能大抵人臣之勢至於不能自返則必為不軌非必欲邀福正欲免禍耳有天下者慎毋以太阿之柄假人而使至於不能自返哉

先主之取益州龐統之畫居多其取漢中又法正之謀也士元從入蜀而孔明居守江陵孝直

從入漢中而孔明居守成都其用兵謀畫孔明未嘗親也先主既殂二子皆沒孔明乃自出師蓋其勢已孤發跡之機無所復施矣

荀彧非迂人也豈有不知曹氏之謀而為之贊畫者勸取東郡則比之於高光勸守官渡則方之於楚漢此非不知其謀者也何至加九錫而難之耶孔光賤儒耳依附王莽苟以邀目前之富貴及莽勢已成乃始憂懼求退彼誠不早悟也而彧豈其儔哉司馬公曲護之以為平日謀

畫多出史臣溢辭非彧本語予未敢謂然論人於千載之下不據史冊安所折衷曹操梟雄蓋世駕御人英有漢二祖之風然其平日舉措多不可曉如荀彧楊修日侍左右崔琰毛玠久任要職及四方已平逆謀將發此四人者相繼死黜此何說也無乃有樂羊之短邪此可為人臣附逆者之戒矣

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為一龍以歆為首以寧為尾觀其後來何相戾也寧避世遼左終身不出

上方夷齊下比龔鮑真人龍也原為曹氏所用
雖不大顯已失身矣乃若歆者誠何人哉方其
從豫章入許委身霸朝甘為臣僕至入收伏后
壞戶發壁幸而殺之曹丕篡漢上表勸進奉策
登壇當此之時施何顏面不直一犬安稱龍頭
天下之物有大首而龍尾者則請合二子以當
之

關羽圍曹仁於樊城去許都數百耳而竟不得
北岳飛追兀术於朱仙去汴京一舍耳而竟不
能達漢宋之不興天所廢也

曹操智畧盖世目無羣雄平生所忌惟劉玄德
耳玄德非有過人之才又非有強兵廣土足與
天下爭衡驕旅播越以至白首而操獨心思之
英雄之智畧必有人所不能知者惟英雄知之
耳其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非虛語也兵至
荊州聞玄德南走自以輕騎追之一日一夜行
二百里不為失江陵一郡也操平生見大敵未
嘗動心其所籌畫亦無失策惟見關羽攻樊城

言身法錄 卷之五
即欲遷都避之此雖羽氣勢所折亦會操倦兵
且耄矣非其銳時也操已得漢中不從司馬懿
之策南取益州而拱手孰視為玄德所有亦操
平生所不為也

司馬公王伯之辨是也其帝魏寇蜀則過也何
也王者王也以天子統理天下故謂之王伯者
伯也以牧伯總領諸侯故謂之伯以勢之廣狹
為號之大小而不以其德也三代之上有行王
道而伯者文王是也三代之下有行伯道而王

者漢唐是也以其合於三王之道故謂之王
而不以其道號為王以其合於五伯之道故謂
之伯道而不以其道稱為伯故凡言王伯者號
也非道也三代以下其混一九州者皆可謂之
王而偏安一隅者皆嘗謂之伯此正統分統之
辨也故司馬公之論是也其帝魏者亦非以正
統予之徒借其年以紀事而寇蜀者亦因魏文
舊文因而不改耳然而過矣帝蜀而寇魏迂也
以魏紀年而斥吳與蜀混也直當以七國之例

紀一甲子而分注於下耳若乃帝蜀而冠魏則有不可通者先主據一州之地又未嘗得統於獻帝不過借其名聲號召天下而以正統歸之則不情矣故曰迂也然則東周何如曰是不同也東周所據者舊邦所承者九鼎未嘗流僻於裔土而伏在一隅何故公之然惟赧王以前則可耳至於東周公之時與山陽何以異而綱目書其合從曰王命諸侯伐秦亦不情矣曰如此則蜀漢正當與南唐北宋比邪曰是又不然同

馬公以南宋南唐比之先主則又太遠矣南唐稱楚元王之後越晉魏百餘年而自附於漢南唐稱吳王恪之後踰五代數十年而自附於唐其真偽不可知也即使真漢唐之後亦未有隔百餘年而繼統者安得以正統歸之先主於曹丕受禪之日稱號漢中又其時當漢之末譜牒具存必非假托而其稱號名義甚快人心安得以二國目之故寇蜀過也分注之可也天下之事有一舉不當而流恨千古者先主之

伐吳是也何也當曹丕受禪之初漢之宗室舊臣豪傑義士豈無不平之心顧力不能耳先主誠以其時卧薪編素紀年建安東結孫權西連戎羗良將勁兵北出漢中鼓行而東建瓴直下關洛之間必有望風嚮附者如此則魏寇可平而漢業可復矣此天下大義也曹丕之才乃守成之器以敵先主未必能當况益以孫權乎則其主不敵矣當不篡盜之日操之良將謀臣大半物故而吳蜀將相莫非天下名豪即一孔明

擇耳曄之才識荀彧郭嘉亦不能及而不不能盡用也當先主伐吳孫權遣使降魏曄請毋受其降而與蜀夾擊誠用其策則江左不至晉而并而不不用也蜀兵既退吳氣方張乃始從而伐之曄請毋伐而不又不用臨江而返者三矣此曄之智也然不欲王孫權曄請以將軍侯之則失策矣何也權自能王耳魏即不與安能禁之誠因而予之使天下知吳之王由魏也則魏為天下雄耳且夫以空名德之而使之必服訖

與以空名裁之而使之不用乎故王吳者策也
此曄之失也

孔明之品王佐也其事伯佐也何也為相而自
校簿書統軍而親決罰鍰此可施之一州耳使
孔明而相天下可勝校且決乎相天下而自校
簿書決贖鍰豈不有所治辦然所遺者必多矣
有味乎楊顛之諫垂涕而思之有以也哉

孔明不用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即吳王濞不
用桓將軍策從武關入咸陽也關中卒聞亮出
人心皇皇使延從褒中以一旅走夏侯懋如驅
丸耳不用何也正使延不可仗者諸將之中更
無可使者邪坐失良圖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
之以死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

孔明之至郡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
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
矣亮果屯五丈原此詭說也懿背渭而軍亮必
不出武功而東必據五丈原以西連隴道懿策
其必然故預為此說以安衆心耳非誠語也

司馬懿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晏鄧颺激之也放資邪罔之臣何鄧浮華之士怙寵罔利至於敗國自赤其族故用人者當取沉靜誠慤之士雖未必有益於國決不至敗壞不然以名取人豈惟畫餅乃畫塲耳傅嘏謂曹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味嘏數言真可為萬世觀人之法天下有一等人其外雍容閑雅冲廣恬夷真若不食烟火而心術佻巧志趣輕躁慕利如焚趣時若鷲

有識之士方且以風度期之衆人營營同辭慕尚不遇正法眼藏欺人無已矣然如此者其人祿位亦必不永何也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人心靜而貌動者此亦不宜然以靜禦躁猶自可久若外靜而內躁是以動禦靜也祿不留矣天下之事有異情而同形者當曹操伐吳之時則降者亡而戰者勝及魏鼎既成之後則戰者敗而守者全何也前之形未成而後之勢已定也方曹芳嗣位政在司馬諸葛恪姜維東西並

進夫豈不以芳既昏闇政在私門上下離心國
勢不振此天亡之時也然在吳則孫峻滕胤率
一國止恪在蜀則費禕蔣琬皆阻維不令出固
因積安有日而襲於曹氏之威蓋亦有深計焉
以權與備之才雄而不能支一曹操今也懿之
才略不遠出操下而二子師昭又與丕相若是
操與丕再出也而吳蜀嗣主無權與備之才又
非有公瑾孔明為之輔政於此而欲規中原猶
之螳臂當車醯鷄慕海事之必無幸者也

黃鄉公好延儒臣常與侍中王沈侍郎鍾會
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以裴秀為文林丈人王
沈為文籍先生一時恩遇可謂無比矣及帝欲
討司馬王沈奔走告難使得成其逆謀其後沈
以功封侯會秀皆為佐命丈人先生有此人品
世之談經講藝者可以掩卷矣

司馬通鑑自邵陵厲公以下皆書其追降之爵
非也邵陵高貴在位甚久為逆臣所廢追奪帝
號此正千古所痛憤也而後之以書其為實邪

帝者之號受之祖考王公之爵出自逆臣今實
為天子而名為王公是不以祖考之統緒為準
而以賊臣之汙蔑為據也於義何居公既以為
吳蜀無天子之實不可加以虛號乃二帝實為
天子而號之王公何也或曰二帝廢而不復耳
如常道鄉公後竟謚為元帝則帝之矣是又不
然即如此論所謂不可復者以其逆臣廢之也
其所謂可復者以其逆臣追之也公卿大夫受
爵於天子之爵受之於天及其祖考奈何以

亂臣賊子之子奪為上下哉然則何如曰三帝
俱未有廟貌其逆臣所廢者固不可從逆臣所
尊者亦不可用邵陵厲公當書帝芳高貴鄉公
當書帝髦常道鄉公當書帝奐六朝以下皆倣
此則名實不淆而倫紀無肆矣司馬公之書太
非也

自古以篡盜取國者必受其報然未有如魏晉
之巧者操平定天下爵至魏王死未一年而不
受漢禪昭承三世之資廢立二主爵止晉王死

未一年而炎受魏禪至於中間事迹無不合符天之報施何其巧也然司馬之才不及曹氏而魏氏之功過於司馬魏之繼漢尚不甚慘而晉之繼魏則直以犬羊剗剥之耳乃後世談二代之際其憤恨曹氏過於司馬者何也漢世歷年數百德結人心一旦授鼎四海有不忍焉而曹氏之凶橫在數十年之間尚有目擊其事者方且快其得報誰復惜之故憤魏者為漢也其不甚恨晉者亦為漢也至吳張悌之論則曰曹操

雖功蓋天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睿承之刑煩役重司馬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乎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此其當時所見必有確然可指者又二代長短優劣之辨也

劉禪之對司馬昭未為失策也卻正教之淺矣何也禪之不能歸蜀不待問也有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聞也曰此間甚樂則昭見庸劣坦然不復疑矣而正乃以思歸教之是嬰兒之見也幸而先以己意對再問之時已慮有教之者禪

讀史漫錄卷之五終
即指正指對左右雖咲其失不知禪之不死者
以是也禪之有計與否不可知然其賴以自免
則過正遠矣

讀史漫錄卷之五終

